



文章序



昔人云讀出師表而不

有去淚

者其人必不忠大抵人臣體國

之心死而獲逢爭面折之極

引裾計惟以肝胆披之其篇讀

借筆舌布此丹赤乃出

淮上謂李三才李
撫淮十二年

焉以任西寇時值奸雄屹然
可動之際以即糾義旗以討
淮上斯時也淮上何如氣焰且如
聲勢何如要結擅權寧禁在
左袒者不具錦繡天以中
公雖奮力追高卧未嘗不相枕

慨嘆憾借劍之無從迄今
奸雄伏辜公道再著公又起
自東山矣議者謂公傷多之
莫是後或戢其鋒而韜其銳
不謂剛腸如昨危詞更嚴將
三十年來不了之案直陳曲喻

蘭蕙喜舒奚啻逢爭面折奚啻
折檻引裾其勤之懇之真可動
天地泣鬼神豈不可定千古之
議扶是刻而頌之字內垂之圖史
一段體國之心不揭日月而行哉
今而後瀆公再起疏而不墮流

者余直命之曰不忠可

省

天啓丙寅仲春

戶部左侍郎通家侍生徐紹

吉頤首拜撰

再起奏章

鄆陽 喬應甲 著

父病庸臣疏

原任南京太常寺少卿今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喬應甲為父病庸臣誤承

恩召謹遵

明旨不敢套辭而積有苦情仰乞

聖鑒事臣自甲辰年家居近六年庚戌年再起入京不踰年以職司言責開罪於淮撫李

三才辛亥外轉寧夏兵備副使未任嗣後
起臣南京太常寺少卿三上疏請告未蒙
俞允迄今家食又十有五年矣近吏部以缺官
事起臣奉

聖旨喬應甲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
欽此臣於卧榻中恭設香案扶掖望

闕叩頭訖念臣以一介草茅三承

聖恩起自田間榮逾望外臣獨何心敢負私造
但臣行年六十六歲生子未育一身多病
且病在下部步履為艱即勉強跪拜亦須
兩手據地而又不能久站諸凡

朝賀習儀萬萬不能成禮此等真情實話不敢
欺此心何敢欺

皇上臣聞

命之日不覺日繼夜夜繼日而欲竭蹶奔趨未
能也已復念臣受

三朝厚恩無尺寸豎立今當纂修實錄之時正
臣子秉心圖報之日但得公論少明不復

為私情所奪庶當年之白簡可溷而萬年
之青史不淆此臣忠于

陛下之一事也伏乞

皇上憐臣真病

勅下部院暫寬個月之限臣當力疾前來以
圖報效臣無任待

命之至奉

聖旨喬應甲清操勁節中外素知紀綱重地特
茲簡任著作速前來供職該部知道

公論漸明疏

為

三朝輿論漸明一時人心稱快謹直追背公徇
私之臣以破佞人衣鉢之傳事臣于邸報
中見昨冬

皇上處分趙南星以下之

旨并節次

聖諭一則曰欺

朕冲幼再則曰欺

朕冲幼赫赫

王言甚峻甚厲而欺之一字為臣子者何敢萌諸心惟是吏部職司用人趙南星老年昏蔽為群小所欺以欺

皇上不幸有其跡矣臣就彼時觸

聖怒者二事而總括以數語舊淮撫貪儉假橫

李三才君子中其魔術小人利其重賂攬

翻世界三十年不使一日寧靜噫嘻

皇天后土

關聖帝君此數語臣有確證此一人臣有真知

謹為

皇上次第言之夫言有次第則疏有後先請先

言鄒維璉一案科臣章允儒謂維璉先營

尚寶少卿繼營浙江提學其為鑽刺寧侯

多敲乃未幾入吏部為考功而覆疏年例

多出其手後來帶出李三才左光斗葉向

高交結汪文言諸人夫文言以充徒之人

南星為之開什向高為之題

葉趙楊左交結
汪文言以通于
安竟說安有功
光廟可笑之甚
即今有功高帝
有不許結交近

侍之禁柰何犯
之此一節憑他袒
護遮掩不能為
諸公解

請復入內閣中書代三才營謀起陞趙南星
何如人豈不是欺

魏為謝門生

皇上冲紉再言謝應祥推山西巡撫一案臣不
知應祥生平但推而曰會九卿科道也乃
夏嘉遇于會推之前一日早謁見吏科都
給事魏大中後謁見掌河南道袁化中且
大中謂嘉遇未嘗言及應祥而化中又述
與大中途中之言明言推謝天下有欲推
座師見門生不言而却向別人言之情乎
借堂官威靈向科道獻謫一日同時三相
矛盾夏嘉遇不必言趙南星何如人豈不
是欺

皇上冲紉至于陳九疇屢疏謂應祥師也大中
門生也中間有圖謀也臣不及知若高攀
龍者東林之高足非南星已丑科本房之
門生乎師居吏部門生掌院察典安排已
無遺策復為拾遺計而用大中又用化中
夫化中初入臺班第一疏保鮑應鰲曹于

汴等皆三才黨首。叅徐兆魁、李徵儀等為三才地。南星知之乎？王德完之

廷杖為

王公劉正不舉
李為是魏公
叅罵過矣

聖母忠臣也。大中以德完會推不舉三才而多

疏叅罵為犬為倚門媚。至不忍聽聞。又與

保錢策邵輔忠之徐揚先等。公然為敵。南

星知之乎？乃會勘九疇。公疏同事者高攀

龍案呈者鄒維璉。而矢口譽大中曰：品高

如山水。山乎？泰山乎？或者以通州之堆積

如山。而誤認金穴為寶藏乎？此南星之既

專且橫。總為拾遺安頓。目中久無

天日。明欺

皇上冲幼。臣子所共知。人心所共憤也。嗟嗟吏

部堂非傀儡場。南星以昏耄尚書為司官

所提弄。怕科道如虎狼。則天下事更復何

望。臣真見干

聖怒者二事。且以南星一人專權。而波及臣所

不知者多人。故為之糾正。如此伏願

昏耄為司官
提弄趙公亦
必不能自解

皇上查兩案前疏並付史館俾諸臣參詳章奏
細問根因庶奸臣之營謀露推陞之大典
光而今日公論可明他日人言可息其于
世道不無少補云臣無任云奉

聖旨這本內所指多人俱已有旨了該衙門知
道

趙南星高攀龍魏大中皆東林名家其病原只是黨護
狗庇且如李三才奸貪即顧涇陽已自有人不易知之
悔而諸公苦死要起用他是甚緣故

卹典濫題疏

為

卹典濫題非例

中旨獨斷服人公論既明私情宜破謹列奸
雄之罪狀少効犬馬之孤忠事臣見按臣
彭鯤化代李三才請

卹部

覆欲從優處臣維時撫膺飲泣私計三才奉
神宗皇帝革職當差者何得輕舉何人敢舉而

又為之朦朧請

卹一時權臣欺

皇上冲幼至於此極未幾奉

聖旨李三才起官未任與白瑜例不合不得接

引請卹該部知道欽此又自京師來者備

述

皇上發票之時曾差一中使到閣傳說李三才

陞官未任何得輒請

恩典當日如何為民今仍當為民云云臣不

覺舉手加額呼天者再我

皇上深居大內何以知此奸貪嗟嗟一貪夫攬

翻世界三十年致使

朝政紊亂疆土淪喪而惕于威者貪其餌者寧

負

朝廷寧肯公論南北科道百餘人無敢出一語

以駁叅則

皇上今日一怒而及部院再怒而及申救豈不

是為臣子者據要津偏黨大過激極而反

乎。臣自乙巳年巡按淮揚，不幸與三才共事，則一任十二年。臣等叅之回家，又十二年。三才方死，則此二十餘年，臣有真知。百疏難悉，總之三才者，力能撼天蔽日，錢可使鬼通神，自縉紳以及閭巷，人人思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即趙南星刻有啞謎，謂上拄天下拄地，塞的乾坤不露氣，頭朝西尾朝東，塞的乾坤不透風者，指三才也。無柰明知之而陰扶之，則趙南星之良心昧，又無柰後者仍而前者授，則張問達之天理亡。有時藉以通內，則黃正賓、汪文言不難。猫鼠同眠，有時藉以擅權，則葉向高、曹于汴皆其錢神主使。單就黃正賓論，李三才開府時飛鷹也，趙南星為之題尚寶，而謂司官不得預聞，再就汪文言論，李三才起官時走狗也，趙南星為之開徒罪，而謂縉紳共與交往，主使葉向高，則假票擬示意，向箝衆口，可以一呼百諾，主使曹于汴，則

保淮者不必
皆小人即參淮
者亦未必皆若
子但保者無
不起參者無
不廢此其偏私
之確實可証者

此只言東林偏
私不必推選不
當高喬自是
賢者

先大理繼協院後佐銓酬以一歲三遷保
三才者加諸膝矣則改保為參而關弓射
徐兆魁者如李邦華周起元王時熙丁元
薦劉宗周錢春魏雲中葉茂才沈正宗幾
曾見一人不京堂不開府亦何者不從三
才起官參三才者墜諸淵矣則斥參惟保
而助紂不曹于汴者如朱一桂韓浚李徵
儀李嵩秦聚奎李養質劉文炳潘汝禎趙
興邦幾曾見一人在要津在長安亦何者
不中三才毒手既有淮上又有東林且通
州密邇

神京而群小把持

朝政密邇則黃正賓汪文言正于此時得力把
持則文選司考功司能使到處鼓刀東林
得淮撫則暗有所恃而高攀龍以此獲總
憲之推淮撫得東林則兩有所揆而喬允
亦以此預天曹之選着着布置處處安排
起段然于四年之後又起賀煥起朱錦選

即囊橐已盈調孫瑋于未死之前則高攀
龍曹于汴吏部尚書久定先今三十載任
掀翻不使一日安靜南北兩衙門多科道
何曾一人敢言線索在木偶之身提弄由
通灣之手千方那易百計紛更詎期一
旨中傳因而萬事瓦裂葉向高見汪文言之
廷杖而露題

請中書之醜手忙脚亂侵同官肺肝如見趙
南星見汪文言之被逐而抱翻案前人之
恥粧聾作啞坐部堂顏面安施寃也同歸
于去而去各不同中間當有分別而別以
通內陳于庭等既降其職楊連左光斗復
追奪其

誥命果盡與王安汪文言通臣未之知抑盡
不與王安汪文言通臣亦未之知仕路雖
有○多○岐○人○生○自○有○本○末○伏○乞

皇上勅下部院會同九卿科道後公議

覆不肖者已蒙處分有無大甚賢者為不肖

者皇誤致

皇上一怒而逐亦當為之昭雪更願

皇上將臣疏暫留

御前待四閣臣進見出臣疏問先日起三才

段然賀煥朱錦者何人何故吏部堂上為誰文選司郎中為誰再查先年處三才

聖旨全文度私三才之人必受

皇祖深恩者忍于悖

皇祖明旨敢于翻

皇祖成案應否究問應否追奪四閣臣自有天

理良心非臣一人一手所敢擅專臣無任

云云奉

聖旨這本說賢奸有據着該部從公分別議處

酌用

只得賢奸有據四字上疏本心畧無遺恨

該部堂上為張為趙一敗塗地一生猶死

勿論已只查司官為誰則賄賂多少自見

皇天后土鑒察

保淮者若李公邦華劉公宗周自是賢者一路人參淮者
若朱公一桂錢公策秦公聚奎亦自是君子一路人今修明
史但當就人論人就事論事不必問其東林不東林也

破南星謎疏

為再破南星之謎以明三才之橫以見
皇上處分之當事臣前疏述南星之謎傳刻江
南一查立見而豎立放倒尚費揣摩臣請
為

皇上明白直陳其曰上柱天下柱地塞的乾坤
不露氣指豎立者言也其曰頭朝西尾朝
東塞的乾坤不透風指放倒者言也又曰
這箇東西就是那箇東西被人放倒了世

間何物能塞乾坤南星此謎為誰而發其
謂柱天拄地者言三才未被論之先三十
年千賊萬寶塞的乾坤不露氣也其謂頭
西尾東者言三才既被論之後十五年通
神使鬼塞的乾坤不透風也此南星之所
謂這東西即那東西也而不特此也臣曾
參三才疏有响馬能擒响馬難道說不是
响馬之句此南星與本房門生馮上知函
丈譚心之話正人君子梁見孟述以語臣
者迄今言猶在耳臣疏見存南星何嘗不
知三才而今頓昧其初心哉臣緣前疏未
詳恐

皇上猜度而為之解說若此參看得趙南星人
稱燕趙性不慨慷三十年養得浮名一再
任失其故步先總憲而擅開汪文言之徒
罪何如虞臯陶之執法三宥繼冢卿而躐
陸黃正賓為尚寶豈是衛文子之同升諸
公調孫瑋于南京起朱錦以重賄目中那

李三才曾參沈殿門
故云响馬能擒响馬

有

孫瑋是渭南人

朝廷通州尊李三才功司信鄒維璉都下似無天子步涇陽其由邪徑引渭南是誠何心翻舊

案者創新竒爭年例者咎察典辛亥稱不

公矣癸丑以三月讓位之今冢宰而拾遺

以為可斬應坐何律丁巳稱不公矣癸丑

以殺人媚人之大司馬而拾遺名列最後

共恨遺奸慎勿曰丁巳不公有河南道之

陰謀二句真可暗泣鬼神亦勿曰癸丑不

公非南史料之改正一疏幾乎不見天日

楚中鄭冢宰周冢宰清慎勤江干增重高

邑附東林阿淮上講攘搶恒獄無光附東

林則起錢春起吳亮不為勿稽阿淮上則

魏大中袁化中確為有證自是而腹裏而

邊方何難剪其所忌先是而苗仲而延綏

公然庇其所私始鑽者半死半生巧避者

得名得利論欺

君則引類呼朋騙官秩今日不無異議論誤

大司馬是張鶴鳴殺熊廷弼以媚閹臣葉向高也

河南道韓汝

國則賞官鬻爵失封疆他年另有處分况擊問者與酌量者敢于弁髦則其總戎與其兵馬終屬漏網以南星論南星居鄉武斷持有司人言久已藉藉以涇陽律高邑立朝徇私恣胸臆自裁胡為遲遲露敗一朝稱快萬口莫謂

君父少禮且咎臣子違心雖連坐有律不宜波及平人而追奪有例究竟難逃

國憲伏乞

皇上勅下部院移文真定撫按問南星此謎為誰人作而塞乾坤至不露氣不透風當作何如品待非為三才則臣為失言即當不終日而還山林以謝南星并謝三才果為三才則終南星任起用多三才私人選司為誰有無通賄倘南星碍口難言臣當滿盤托出决不使貪奸欺世者終欺

皇上亦决不使貪奸盜名者污名青史臣無任

云
云奉

聖旨本述俚語太多非對君之體談衙門知道
此疏此

旨人心甚服但俚語述南星謎不如是不足以
取信于

皇上也三才何物能塞得乾坤不露氣不透風
能令參貪者不使一人在長安道上願史
館諸公查歷年章奏一時萬世未可州州

欽承雨露疏

為欽承

雨露之恩願效犬馬之報敬剖時局門戶之
說仰祈

聖鑒事臣于邸報中見

皇上旨意壹似

雷霆之後繼以雨露而雨露之

恩臣首承之感極涕零能無所報今天下四
海一家何得分門立戶而曰內曰外曰時

局義有所取名有自来揔之自淮揚貪橫
巡撫李三才謀大拜攬翻世界三十年如
一日也臣請為

皇上畧言其槩歷年放卜傳自宮詹而外廷不
得與焉自李三才一任淮撫十三年加兩
總督三尚書志得意滿謀大拜起念自當
年吏科都給事中曹于汴以座主門生不
便開端乃授意南科段然突然有

祖制廢弛已極內外登庸宜均一疏無非為三

才入閣地也嗣是人心不平議論蜂起有

保三才者復有叅三才者有保三才而叅

叅三才者即有叅三才而復叅保三才者

此門戶所由分也最後三才知賊私難掩

又有剋落陳增稅府之事膽落魄飛出一

奇着借勢顧憲成揆閣部院三書以箝衆

口此書又從宣大巡按吳亮以封筒達

京師上一疏內言臣東林人也又保三才曰

臣一言以蔽之曰不貪此東林之名所自

來也夫淮貪東林總為時局沿至今日幾
二十年群小欲翻東林則道學中半真半
假欲翻淮撫則狼藉賍千真萬真假道學
既不敢昧此心真貪撫又不敢出諸口堅
護私人就中擁戴機關巧力排公論暗裏
牽連線索長咫尺通濬任其簸弄試看

朝中遍查海內凡保貪者與叅叅貪者人人躡
津據要凡叅貪者與夫勘

皇木占厭者不使一人在長安道上有淮貪則
有盟主誰不投門戶之中有東林則有羽
翼誰肯居門戶之外况用人為吏部職掌
而門戶為吏部局樞張問達賣官鬻爵假
門戶以翻局而局翻矣從來吏部無如其
濫趙南星幾

旨欺

君假門戶以固局而局固矣從來吏部無如其
專張問達貪鄙不足齒

朝廷何負於南星臣讀

皇上近來欺

朕幼冲之旨至再至三不覺氣填胸髮上指惟

干長林豐草間呼

皇祖呼

皇考呼

大祖高皇帝而已伏願

皇上查段然吳亮以前二疏付之史館以為門

戶時局之證不惟實錄有裨兼且察典有

光亦

熙朝一盛事也臣無任云奉

聖旨門戶源委朝論自明談部知道

門戶源委三十年今日

皇上方始知之賣官鬻爵始自涇陽繼自高邑

東征西討借以起廢半係徇私如

宗社何如封疆何賈誼而在徒有痛哭流涕長

大息耳嗟嗟往者不可諫矣後來作何收

拾

涇陽為張問達
高邑為趙南星

時局屢更疏

為時局屢更剖分宜蚤懇祈

聖明查章奏以別忠佞事臣前所言歷年之門
戶即諸臣之所謂時局也前日有前日之
時局而今人欲翻則翻又欲其固今日有
今日之時局而後人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且一時所起者徐兆魁王紹徽而臣以株
守拙人起在徐先位居王左臣如不言誰
為言者臣今日不言更待何時而言臣不

敢遠引亦不敢泛言。據兆魁、紹徽兩人皆
參三才者而不止兩人。張問達、趙南星起
用皆趨附三才。參兆魁者而其人甚多。人
多則創門戶、傍門戶。一外一內。何者不從
三才分袒。人多則此是非彼是非。為邪為
正。何者不自三才肇端。各有本章的有確
證。一旦

中旨幡然滿

朝驚惶無措。壹似

皇上獨為

社稷憂者。臣僻處遐荒十有五年。用舍關頭
名節所係。臣所謂剖分宜蚤者。一旦趙南
星之奉

旨甚嚴。臣真知其不枉。若陳于庭左。光斗、楊漣
臣不知何敢妄談。魏大中、參王德完、袁化
中、參徐兆魁。本章可查。緣由可問。留以管
察。皆有深心。若沈維炳、許譽卿、陳良訓、陶
崇道等公。疏申救。衙門舊規。為時情所共

嘆惜。凡此皆今日局面。即是後日前件。與其藉口于後。而先示疑端。何如。

賜環于今。而不留辯實。阿大夫。即墨大夫。自有定論。結近侍。不結近侍。終難溷淆。臣所謂剖分宜蚤者。二。臣觀三十年來時局。月易歲更。沿至今日。濫觴大甚。

朝廷內帑之所積去若干矣。

朝廷段疋之所積去若干矣。

朝廷賞功之

恩廕一部。縉紳官生滿眼。一切

誥命。又不止車載而斗量矣。諸臣叨不世之寵

榮貽。後來無窮之隱禍。誰人鑽營。誰人規

避。誰人脫卸。誰人擔承。某人舉某人為開

府。而開府中復設開府。某人舉某人為監

軍。而監軍外更添監軍。總之可惜者人情

世態。暮四朝三。可恨者諱名守太父事王

安。尤可恨者晨興內閣。昏夜通灣。欲明

國是。須別神叢。臣所謂剖分宜蚤者。三。伏乞

汪文言曾以罪
逃匿改名守泰
為內監汪安義
子

皇上勅下部院會同九卿科道從公議

覆趙南星等誰為三才私人誰非三才私人
誰與王安交結誰不與王安交結即臣等
曾否有一字通長安無一字通長安明白
上

請無偏無隱庶幾裁邪正分而是非定私情
破而公道昭臣不忍見趙南星一人徇私
而使不為南星者遭池魚之殃更不忍見
因南星一人欺

君而連累申救之科道如沈惟炳等一鳴而輒
斥也臣無任云云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嗟嗟人心各有偏私過後當知猛省予初
任襄陽推官四次隨巡承德本房座師又
為雲夢鄒公光觀舊遊之地未免有情沈公
惟炳孝感人楊公連應山人均之德安所屬
而楊與汪文言交往何恠乎有波及之禍
猶記楊行取一咨

史公辛亥為南
史部侍郎主南察

命下之日第一疏參史公繼授東林者此人也
而左光斗附之史辛亥南

京主察果不公耶秦公奎楚之漢陽人何以
有捨死報

國之疏嗟哉二公為甚麼與汪文言結交文言
何物而敢呼

朝廷大臣為左瞎子

京察大典疏

為京察六年大典群奸百計謀翻懇乞
聖明廣搜海內之遺書以備史臣之斷案事臣
于邸報中見滿

朝議論紛紛爭言辛亥丁巳京察不公彼時管
察部院並吏科都河南道任其媒孽任其
擯斥甚不難舉

國家二百六十餘年之曠典一旦盡為更張而
惟保三才者無不人人京卿即十三省都

堂強半叅叅三才之人而叅徐兆魁者為
居多臣平心而論諸臣各有生平未可盡
謂不肖據臣所知如李若星亦曾疏叅徐
兆魁有神奸蓋世霄焰滔天二語此正可
謂三才傳神大不類兆魁本色豈不謂之
失言但若星曾巡按山西臣山西人也真
見終其任所有紙贖贓罰一分一厘留在
地方人心甚服臣心難昧豈可以叅兆魁
之故而抹殺其清操哉至於叅三才勘問
三才與夫少有齟齬而為三才所不與者
蓋不啻當之者碎而觸之者焦矣辛亥年
遠臣請言丁巳京察河南道韓浚提叅曹
于汴疏云結黨橫連

朝野陰謀暗泣鬼神由今而觀結黨者黨三才
也陰謀者謀大拜也一字不虛千秋定案
為何錮浚十餘年而尚云不公我

皇上以為何如一時管察吏科都為徐紹吉以
同科未預提叅後來巡撫山西只就遼東

早走一卷
招兵一事論敢于抗疏擔當使山以西無
復重慶變而愛道臣以德不至為李達明
時舉之續者誰之力也而猶不免於斥逐
我

皇上以為何如凡此更僕難悉亦不在說上今
當纂脩實錄之會正彰善癉惡之時古今
相傳有正史有編年有雜史有傳說有小
說皆文士各記所聞一家之書堪為纂緝
者採擇聞江南刻有遵典集遵典二集續

眉山論續眉山二集逸我軒草貽安堂稿
林居漫錄皆伍袁萃所纂中間多載李三
才事即三才亦有刻書黃正賓陳百二刻
有頌德政詩又有古今英概傳備載附三
才者姓名臣當

皇祖朝亦有叅三才疏發抄未上徐兆魁有未
焚草等書臣覽宋史神宗朝為奸人所溷
甚而崇獎天聖之小人假借建中之奸黨
而宋祚因以不振今者天祚我

明未必如宋而小人之尤如呂惠卿者不少
欲分別呂惠卿之小人亦不難伏乞

皇上勅下部院傳檄各省撫按行令各家將所
刻諸書集裝釘十餘部付本省撫按差官
進

上以備

觀覽仍乞以多者彙史館以備採擇至于伍
袁萃遵典諸集與黃正賓頌德政詩古今
英概傳更乞

勅諭都察院遣一承舍向兵部討一小勘合用
夫不過六名馬只用二匹通州可朝發夕
至即江南不踰月可回待書至之日容多
官會議我

皇上近日處各官之當與不當辛亥丁巳兩察
之公與不公爭端百千疏不休疑案三十
年不決可以一言而定可以一朝而息此
愚臣區區一得為

皇上為世道為人心為

國是忠于

陛下之職分也。臣無任云云奉

聖旨徐兆魁已經起用徐紹吉需次待擢是非自有公論千載難泯這各家書集不必取

覽

煌煌

天語千載難泯史官覽此宜秉公心

直陳會推疏

為直陳會推不用奸臣之人并後來復推奸臣之故仰祈

聖鑒以昭公道以備纂脩事李三才住居通州無日不思翻局而有汪文言等為居間所少者一擔當之人耳。吏部尚書周嘉謨君子人也。一時群小爭言用李三才以為遼東有事使貪使詐正此其時吏部數次傳單為三才各衙門無一至者一日

皇上行冠禮。九卿科道咸在。周尚書約于松棚下出會。單謂三才應否起用。大家不應讓吏部。周曰。本部用人者。詢謀同。即時上本。不敢擅專。次及戶部尚書李汝華。謂我旦夕去。

不知此二人是誰

國之人不敢言。再次及刑部尚書黃克績等。俱不言。因而及科道一人。舉筆直書二字。曰。不與。衆皆舉筆。皆不與。不與者。後吾夫子教子路行三軍中來也。兩衙門均稱不與。復訊之。九卿李汝華仍以去。

東林列傳。字三子。起用。王德完。阻。而。心。今。出。銘。纂。備。古。以。直。言。曰。做。大。臣。首。鼠。兩。端。此。會。議。始。末。之。日。也。周。尚。書。既。不。用。三。才。通。州。咫。尺。之。間。門。下。有。人。暗。中。有。人。何。能。安。乎。其。位。不。久。同。閣。臣。劉。一。燦。一。路。去。矣。後。來。繼。周。者。為。山。東。趙。煥。亦。君。子。人。也。先。一。次。群。小。欲。用。國。辭。黃。克。績。書。二。字。曰。後。衆。鄒。元。標。書。二。字。曰。毋。必。王。德。完。在。傍。不。憤。梗。聲。曰。三。才。貪。用。之。遼。東。當。以。白。簡。從。事。又。嗔。黃。與。鄒。不。

東林列傳。字三子。起用。王德完。阻。而。心。今。出。銘。纂。備。古。以。直。言。曰。做。大。臣。首。鼠。兩。端。此。會。議。始。末。之。日。也。周。尚。書。既。不。用。三。才。通。州。咫。尺。之。間。門。下。有。人。暗。中。有。人。何。能。安。乎。其。位。不。久。同。閣。臣。劉。一。燦。一。路。去。矣。後。來。繼。周。者。為。山。東。趙。煥。亦。君。子。人。也。先。一。次。群。小。欲。用。

山東趙煥亦君子人也。先一次群小欲用

孫瑋而正人周應秋力主用趙。原不是三才邪黨，亦何能安乎其位。不久而趙又以推年例去矣。此時光景各有章奏，各有源委，非多疏不能透徹。夫周與趙去，群小計遂。此時已將孫瑋安頓于南吏部，而張問達以外察逼近，暫用之。寧知問達魁柄在手，貨利迷心，有謂其指推開府要錢者，有謂其推陞藩臬要錢者，有謂其陞除郡縣要錢者，有謂其各巡撫一年數次問候而百金數百金不止者，有謂其推藩臬先受重禮，即推本省以便四時送禮，而所得無筭者，有謂其每次選官一惟科道是聽，而兩處得錢者，有謂其雙月選官向選司說情，而暗中通賄者，有謂其子侄受錢賣官，而五相公陪飯者，有謂其得入覲官大紅黑綠絨褐外，而另有五十兩一錠元寶者，有謂其覲後有司調繁數十員，少半聽囑，多半通賄者，有謂其替各將官向兵部說

事受賄者有謂其某人家居年久起官而打首飾數十金暮夜暗投者有謂其指稱朝廷諭葬得直頭銀壺等件而向撫按說情者以此居鄉有元寶之號而長安又號曰賊自已得錢又聽科道轉說而大家得錢名雖吏部尚書實則登壘小人百凡用人行事一惟通州是聽同三才者立躋顯要異三才者日就沉淪播弄徐兆魁而崇兆魁者即問違相厚之人播弄王紹徽何以擬

張沁水縣人尚書五典之子也
以違事死謚忠烈
中丞為壬辰同年
高曆四十七年六月
史張銓巡按遼東

尚書與

改差御

浙江欲推不推而徧來叅論何不明言代為昭雪甚而張銓叅保三才之李朴而以兩大差之御史差上題差置之死地而死矣王三善上疏欲騎馭往通州勘三才之貪者置之貴州而碎屍不知其幾段矣噫嘻

皇天后土三才之手如此其辣張問達借刀之巧如此乎其不可以人理測哉伏願皇上勅下部院會同九卿科道從公從實要見

保三才者參三才者誰邪誰正孰是孰非
庶已往之奸雄既誅而將來之人心知警

臣無任云云奉

聖旨本內追論之事不必究王德完端品正論

不為時屈著宣付史館紀錄

聖怒不測王公曰死且不避子時為言官心甚

王公上疏時曾謀之少宰馮公琦馮公曰

壯之後王公再起被魏大中罵詈不堪以

劉相公一疏劉喙之而魏附之也此疏宣付

史館王公目可瞑予庶幾藉

明旨不負良友

追論奸雄疏

為追論我

朝第一奸雄以誅既往以清仕途事臣見科臣

傳摠臨去一疏內有李三才托汪文言行

賄內地營謀起陸房可壯特疏專薦取

旨如寄夫文言有何神通而曰借以通內近在

肘腋必非虛傳再就可壯薦三才之疏有
人言三才奸雄臣特患不好雄之句一時
正氣直臣交章奏劾王德完參三才者吳

周宗建字季侯吳江人東殿邦徐揚先周宗建皆參三才與大中為
林列傳與尊素同傳不言參三才事

敵者殿邦之疏直破奸雄為曹孟德矣此
外朱欽相謂亘古奸雄今代壽杌劉弘化
奸雄復逞疏謂未得奸雄之半臂先去硬
直之兩忠張捷謂舉世共唾之奸雄必欲
引之使來徐景濂謂嚴持法紀為題目陰
代奸雄為驅除而總結之曰兩忠斷斷不
當去三才斷斷不當來山林中不覩全報
據所見如此則三才之為三才可知已可
壯豈居長安而不看報耶抑讀聖賢書而
不知奸雄出處之為誰耶按奸雄二字起
於漢賊曹操說者謂治世之能臣亂世之
奸雄誅其心而其言未嘗不應也當遼東
潰亂之日而起貪奸于國人共棄之時則
其反叛以令諸侯三才何所愛惜何所顧
忌亦何所不為哉且不知可壯所得于彼
幾何敢于排公論而形奏章真可謂言路
一大妖異願

皇上執前疏以查保三才叅三才之人除朱欽
相徐景濂與房可壯新蒙

聖旨或起或逐外吳殿邦等久處林泉誰為推
轂豈不是奸雄左驗伏乞

皇上勅下部院移文各省撫按取各官保三才
叅三才疏付之史館明白記載世道幸甚

公論幸甚臣無任云云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

奸臣肆毒疏

為奸臣肆毒善類一空懇乞

聖慈辯明邪正以平人心事臣前疏所陳不過
就報中所見

旨由中出特起徐景濂逐房可壯而部中以朱

欽相陪王紹徽公論大明人心共快故于
奸雄二字三致意亦以疏中奸雄之說

為目前徵驗之事以取信于

皇上耳若論叅三才之人寧止朱欽相徐景濂

等而一鳴輒斥不使在位又寧止吳殿邦
徐揚先等有謂分別君子小人多疏而首
犯群奸之所忌者李徵儀也有謂邪臣阿
附甚明垢羞難洗詳駁于元荐而刺其諂
媚附三才者朱一桂也有謂世道關心而
慨東南半壁之天下率以貪風相薰煽者
李嵩也有謂大奸大貪之狂元翰極貪極
橫之李三才猷諂勸駕之朱吾弼而刺群
小捐廉傍戶者劉文炳也有謂罷撫橫肆
咆哮無人臣禮而嘆向來攻三才有幾人
得晏然無虞者潘汝禎也有謂妖棍無端
流禍而呵護三才掃空衆正者萬崇德也
有謂李朴特荐三才而趨炎猷媚者黃彥
士也有謂王宗賢外洩語於金明時內猷
媚于孫大宰而借考功法為三才黜異已
者吳之皞也有謂三才貪橫廢臣交結近
侍者劉廷元也有謂三才橫口盛氣無人
臣禮具揭道故乞憐又依阿可羞者姚若

水也有謂三才一生奸偽欺世盜名而四載廢間輒敢營私罔利者顏思忠也有謂奸臣背公死黨說謊欺

君而通州金穴可以邀靈者張至發也有謂于王立之後以鮑應鰲為後身王宗賢之後以吳鯤為後身且云應鰲與黃正賓刻通州之頌詞屈通州之遠駕者孫光裕也有謂小人投款於東林賣身於淮撫者唐世濟也有謂小人附阿三才而借依附之名行挑激之術者熊化也有謂僉人陰謀煽惡上移

主聽下空言路而受事通濬三年周旋於辣手英雄之下者趙興邦也有謂群小知為三才翻局不知反添一重公案且言邵輔忠摘三才之奸不可多得者田一甲也有謂宦禍黨釁而言三才假箕仙之托筆用此術于

宮禁者彭宗孟也有謂英雄之辣手雖髀肉未

生而眈眈虎視不啗人不已者駱駁曾也
有謂感時觸事而叅三才素竊東林之譽
以自固者張廷登也有謂群小卑鄙屢請
枚卜進退不知所裁悖陋徒資笑柄者汪
有以有功也有謂兜黨布網盡力入三才之黨
以助戰者毛一鷺也有謂吳亮發顧憲成
救淮撫之書且述亮疏謂東林人知有東
林之語者過庭訓也有謂邪議紛紛而為
盜亦占厥開一出路者黃建中也有謂小
人以王元翰為內援結蔣貴為死黨尊李
三才為聖人而旦夕成大拜者吳亮嗣也
有謂三才之勢焰薰天而順之有福逆之
有禍者官應震也有謂狡猾選郎朱光祚
狐媚密變幻之踪狼心逞排擊之手而外
轉朱一桂為三才獻媚者牟志夔也有謂
公論漸清邪言忽發而叅李朴為三才所
惑者李凌雲也有謂王紹徽急流勇退朱
一桂展采外藩大為公論不平者商周祚

也有謂三才買

皇木其罪小欲遣內官一言誤國其罪大占

皇殿其罪小計立素王之位而褻瀆先神其罪大者姜性也有謂門戶之禍始于東林而于玉立之外亦自有奸人不得以顧憲成故原之者亦詩教也有謂逢

君不已轉而逢璫逢璫既敗轉而逢相而逢李朴孝三才附向高者董定策也有謂邵輔忠摘三才之奸秦聚奎舉孫丕揚之失未可多得者劉廷元田一甲公本也有謂三才以

皇木事始而乞憐後來咆哮長安士紳無一人頌枉稱冤者岳駿聲曾道唯陸夢龍孫延長賈克忠王滌等公本也有謂三才歷官四十年何曾識清廉二字者吳亮嗣李徵儀林如楚聶心湯公本也有謂三才毒焰薰灼貪驕詐橫為

宗社之蠹者勲臣劉、蓋臣也。有謂葉茂才心術
奸險，語言倡狂，拂衆而叅忠鯁之徐兆魁、
王紹徽、朱一桂、臣喬應甲、邵輔忠、錢策、劉
時俊、秦聚奎等。若有意錮之者，劉、光復特
疏而為八人不平也。凡此皆叅論三才各
有章奏，不使一人一日安乎其位。縉紳可
查此外若邵輔忠之首犯兇鋒、錢策之次
發多賊、吳殿邦、夷狄盜賊之疏、李養質、萬
世公論之刻董、可威、辛亥南京考察首陰
群奸即東林移書搖撼不動，皆有功于世
道，不可不早為

賜環也伏願

皇上勅下部院會同九卿科道查以前奏章後
公從實應起者起，俾邪正之分早明，而黨
同代異之徒不至借神叢以害忠良。愚臣
區區之上願也。臣無任

聖旨李三才蓋棺論定，不必吹求。朱欽相見在
擬用吏部知道。

李三才以三千金托汪文言行賄謀起非
真御史傅櫬丁憂臨行忍淚之疏乎不有
此疏那得公論惟有此疏方顯

天道若李若星謀耳肅缺五千金見今追寃
李三才買尚書缺三千金可云烏有職先
是州二十餘疏感有頭目眩暈之病總之
為公論為纂脩也十疏已上傳聞長安知
我者為我苦心愛我者為我出疏大早大
多妬我者摘我疏中字句姓名而且尋端
思陷嗟嗟妬我者一時偏執久當悔悞愛
我者不知我實有病無意功名而終不似
諒其苦心者曰彼病軀未必能見

朝面

思不早上孤負此起彼熱腸宜乘時明目張膽
不盡上孤負此心而今未上疏如擅殺

楚宗一案不執縛

國母奸臣并私授官秩隱匿

駕帖諸事史局萬一差謬豈不是

國朝缺典所有十餘疏欲復上恐妬我者以為
告致有本身將隱矣欲不上則愛我者不
以此等大關係答國士之遇更有何事一
再忖度蚤夜躊躇幸而得請作為揭帖續
之疏後以俟公評即不得旨再上未晚若
曰吹求吹毛而求疵也願

當事者一察愚拙上疏之心高邑死後尚且
提問三才蓋棺何為寬貸涇陽賣官較三
才十二年所得孰多孰寡吹毛乎漏網乎
噫都察院紀綱法度

正陽門

關聖帝君

皇極殿

天顏咫尺長安城萬口紛紛右四可畏又刻有
兩圖書二對句謹書之于左以見鄙志
附先年巡鹽淮揚盟心對聯

今日開除存舊管左右難欺
他年見在驗新收神天為證

再附中途書驛遞對症一聯

民窮徹骨寬一分受賜一分出山有誓

禮節濫觴來幾次往酬幾次疲驛堪憐

兩圖書一原帖附還一原禮璧謝用單帖
鈐于其上為沿途用凡此皆拙人出山自
盟而竟無如步履蹒跚何耳

原帖

原禮

附還

璧謝

天恩隆重疏

為

天恩隆重臣病蹒跚仰乞

聖鑒俯容休致以延殘喘以全晚節事臣今行
年六十七歲病在下部瞻拜為艱前疏乞
恩寬限未敢遽然請告奉

聖旨喬應甲清操勁節中外素知紀綱重地特
茲簡任著作速前來供職該部知道欽此
臣跪而捧讀感極涕零誓期靖共以答國

士之知不謂力疾就道過堯都至虞陶臯
廟兩人扶腋憑門限僅僅四叩首仍扶腋
起與縣官坐而氣喘語不成聲者久之臣
不覺拊膺而慨嗟老矣不能為

皇上效犬馬矣已復思勉強入

京勢必不能面

思成禮兼且有傾跌之虞為終身累而咫尺
天顏又非可嘗試而漫為者再惟臣入仕三十

四載家居二十餘年即初任考滿時臣父
以廩生未貢後臣為御史受

覃恩勅命止一次先任推官之

封例應陳情補給而惕于節次冒濫之

旨未敢具題臣獨何心恐于自廢亦惟是多病
乏子之身無復越次超遷之望而知止知
足之念恥為奔競鑽刺之行再四躊躇進
退維谷不得不控訴于

皇上之前也伏乞

勅下部院憐臣真病真情實心實話早為題

覆准臣致仕從此屏處山林日與田父野老
歌咏太平以終餘年臣有義命可安絲毫
不敢尤怨臣無任懇切惓惓待
命之至

是年二月二十二日赴

京過堯都至洪洞覺病不能趨

朝艸此疏差人跟

王弘庭上去至四月二十六日使者回蒙

各大老力止勿上二十八日復去又未上改

推陝西巡撫據實以紀以明不欺不如是
則交代疏何以信後此疏既錄則前者未
上十疏費多少心感眩暈病自謂真知灼
見可以懲既往而脩史諸君子肯仔細一
查未必非採擇一助姑于十疏內檢 疏
之有關係者刻之

房可壯疏薦李三才經畧遼東吏部尚書張問
達遂以李作陪推上

實錄易就疏

為

三朝實錄易就萬年公論難淆謹直陳所見以
備纂脩以明不欺事臣前有十疏用摠一
得奉

聖旨隨批隨發朝上夕下即臣寬限之疏奉
旨喬應甲清操勁節中外素知紀綱重地特茲
簡任欽此臣感激

天恩不勝雀躍即捐糜頂踵何能為報無已則

以前後二十年公論為已任焉先者多疏
據臣所知

皇上所見易于取信似乎言當下少源頭言欺
君少誤

國即言誤

國亦是後來肩承之人非是始初釀禍之人中
間料滿居多終是次第不暢臣請自萬曆
末年以迄天啓今日姑就趙南星所謂塞
得乾坤不透風者一言臣真見孫丕揚為

吏部尚書老年重聽一味以同鄉孫瑋等
是藉葉向高欲用丕揚遂異已無柰兩耳
不聰一切由孫瑋等浸潤試看孫瑋當年
以倉場尚書不推戶部占定工部如此者
數年後來不難奪呂坤八年百十疏不奉
旨之都察院一旦攘為已有且

旨下之日不先不後恰當癸丑外察之先一日
為正月初二徑將浙江過堂日子改于初
六此十五年前孫瑋奉承向高兩人聲勢

相倚一證也不知此根則十年來欺
君誤

國終不透徹不知向高孫瑋行徑則李三才之
倚艸附木終不明白不知泰昌前之向高
孫瑋則今日兩人同時復起豈一日二日
所能安排不知天啓後之向高孫瑋則兩
人非群奸湊合豈一人一手所能擁戴明
于十五年之前驗于十五年之後則此十
五年之內有汪文言又有王安藐長安為
木偶恃線索在掌握自此而經畧而開府
在在皆群小催官之星自此而遼東而川
貴處處是群小得錢之地議論多私人之
口書帕充啓事之囊神鬼難欺天日共鑒
搃之千頭萬緒不離門戶二字而三才實
為戎首請自殺

楚宗一案與後來遼東事畧言其槩沈一貫
獨相當

國欲借楚事殺侍郎郭正域而以趙可懷之死

証

楚宗謀反。一時刑部尚書蕭大亨傳檄天下。傳會其說。李三才以水兵三千。由水路不遠。往迤八千里。下湖廣。張大其事。此一時也。明則借發兵。阿附一貫。暗裡銷繳軍餉。還是要錢念頭。日復一日。漸至敗露。而有陳增稅府之事。魂飛膽落。一味怕死。怕抄沒。衆矢攢攻。忍死不辯。惟時群小開一脫身之路。原有薊遼總督之說。初疏者金士衡。再疏者劉國縉。士衡勿論。國縉遼東人。先論三才。後怕三才為身家計。而適當奴酋叛亂。張國儒為兵科都給事中。用楊鎬。則參楊鎬。用張濬。則參張濬。而用郭光復。是國儒主意。且彼時首相為方從哲。即光復本房座師。詎期為座師用門生。復以門生累座師。則元詩教先參葉向。高孫瑋。中禍根也。况紅旗催戰。隙有可乘乎。嗣是而熊廷弼。袁應泰。薛國用。舉者有人。用者有

熊提學南京
葉授意孫瑋
行勘

王化貞是葉
門生

故均之失地一死何辭至于熊廷弼再推
當葉向高再起則廷弼者非提學南京時
孫瑋行勘向高授意者乎當年謀殺未遂
今日狹路相逢詎知廷弼為經畧而同時
撫臣王化貞又向高癸丑主考之門生也

大率論誤

國則熊廷弼而後人人有說人人難免一死而
廷弼兩次經畧千里坐陷死有餘辜論欺
君而並以誤

國則翻局自三才一人決裂由向高一疏而張
鶴鳴從中簸弄又為戎首臣就此時參三
才當有二三十本若兼遼事論三才又不
止二三十本倘

皇上不信臣言臣請畧舉一件問問達李三才
十五年前奉

皇祖旨意革職為民永不許朦朧起用者問達
三朝榮寵受

皇祖厚恩者何一旦以革職為民之官不叙復

歷而推南京戶部尚書又何得推遼東經
畧何以先者趙煥不推而問達敢擅推且
推則推矣何用尚書經畧不作正推而作
陪推臣以為前者不推而問達推問達貪
為三才所挾不能逃三才筭也不敢正推
而作陪者知三才力能通神必

點陪推為自己將來展辨地也要占地步何
如不推無柰自己碌碌庸人由開府而刑
部而掌院而掌銓步步皆因三才成事而

暮金珠寶籍其口引顛呼朋藉其手也臣
有追論尤有總論單就落魄論三才則通
灣長安出與處似不干預暗就掣肘論三
才則入主出奴手與線兩不相離再就局
面論三才則閣自閣部自部院自院職掌
各有司存統就門戶論三才則閣不閣部
不部院不院百足均此邪徑論為三才除
東南之碍眼則有東南之鷹犬而借反叛
逐餘姚明剪私忌論為三才除西北之碍

渭南是孫瑋
耀州不知何
人是特王乘
白圖為耀州
人而圖瑋却
正是一路上人
再考溫總憲
純三原人三原
屬耀州豈謂
溫總憲乎
書州中言李
瑾雖未保淮
而參王國效
首切更甚于
保人多不知
國圖先志耀
州人則無可疑
矣

眼則有西北之鷹犬而附渭南叅耀州陰
效首功總論三才于拄天拄地之日千方
百計謀大拜則有謀大拜一般私人而更
僕難終總論三才于頭西尾東之後夜聚
曉散謀起用則有謀起用一般私人而縷
指可數畧舉謀大拜一般則曹于汴段然
等藉口登庸之宜均駕言

祖制之廢弛再舉謀起用一般則張問達房可
壯等明欺

皇上之幼冲那知

皇祖之聖旨一貪夫翻雲覆雨積至三十年兩
衙門忍氣吞聲不聞出一語即葉向高出
城而水陸充斥趙南星出城而大車滿載
僅見于王鳴玉張訥去後之一疏若張問
達之貪賊壞法十倍于葉百倍于趙竟無
一人言及正平日囑托一大徵驗世情如
此

國家何賴伏願

皇上勅下部院如果臣言不謬不至

上嚴聽聞容臣挨年順月徹頭徹尾為

皇上熟數而發之史館以備採錄臣胸有心臣

非好辨但得公論少明無復溷淆

國是此愚臣不負此出忠于

陛下之一念也臣此疏是張問達李三才等六

七人二十年門戶時局願

皇上多覽幾番然後

發票臣無任惓惓待

命之至

此疏群奸把持

朝政不必多猜只看

皇祖朝是葉向高孫瑋曹于汴等當權否至我

皇上天啓二三年間又起葉向高孫瑋曹于汴

居要地則此十五年之內欲用李三才先

用三才黨人既用三才黨人免不得逐三

才異已甚至叅某人為東林報仇驅某人

為三才出缺欺

君誤

國欺天罔人一字不虛

神明鑒察再拜脩史

諸公良心

天理關係匪輕

皇明通記中有一行紀陝西巡撫喬參孫

瑋指瑋為門戶故也下注小字曰喬從此

滋議矣查本集更無論渭南章疏疑即

此也

楚宗含冤疏

為

楚宗一代含冤史官萬年公論懇乞

聖明力為昭雪著為功令事臣惟

楚之一字世遠時更人言不必追論臣亦何

忍苛求惟巡撫趙可懷一人之斃

諸宗二人抵償二人拔等與夫

高墻六十人七年之幽囚法之不平莫此為

甚事關

天潢之派實錄作何紀載臣先者為理官在
楚後來為言官在

朝耳聞目覩能無一言閣臣沈一貫當

國楚有王弼子孫王守仁訐奏一事一貫與
之交好有年通問有年後遇

楚王事叢一貫計殺禮部侍郎郭正域諸群
小誣

諸宗以及叛刑部尚書蕭大亨傳檄天下整
兵馬張大其事漕運總督李三才三千水
兵下湖廣傳會其說而高墻多命延遲七
年直待

聖母賓天後

恩例赦免此沈一貫子孫之憂奸臣葉向高
報一貫衣鉢之傳貪臣張問達同一貫要
錢為善後計而欺

皇祖並欺

皇上十五年無天日也臣所精知人所痛恨其
他誰謂楚獄大輕誰嘗

諸宗遊營誰人題奏誰人擬

覆誰人成招誰人批允有疏有卷一查自明
總之此一獄也幽囚在鳳陽我

大祖高皇帝不知何如吞聲會議在燕京我

成祖文皇帝不知何如飲泣逼殺在武昌接壤

承天不知

世宗章皇帝一派在天之靈何如痛心切齒而

流涕也當日成案架閣武昌今日史官能

不感慨應逮問者逮問應追奪者追奪想

亦天理良心過不去也臣北方學者少讀

書不知

歷朝典故遍閱史書如此意外之事多有焚

尸自盡之條若戮之街市一命四抵非臣

子所忍言尤非臣子所敢言也伏願

皇上勅下法司秉公會議如謂

高皇帝的真子孫可以任意殺斬當令史官直

書不必論一命幾抵倘謂一命一抵自有

本律即謀殺加功亦有正條則

楚宗多命不告

大廟不告

顯陵使

大祖七世孫駢首就戮其故又有難于顯言者
臣備員巡撫職司風紀此等大事有關風
化况當纂修實錄可無一定功令此先

朝史記所不經見亦今日纂輯所當請

旨者也臣無任

此事職久抱不平近見朱相公楨刻書有

楚宗失刑一則知不平則鳴人有同心况幽

閉困苦

諸宗至七年之久而等

恩赦此葉向高報沈一貫衣鉢之傳為史官脩
史書不據實以書何以信後若說此事此
情不是如此

皇天后土殛之

觀事已畢疏

為

觀事已畢計將留俸深各官候行取臣有熟

腸仰祈

明旨為新咨者

諭以維世運以無得罪公論事臣讀史至宋尹
少稷附湯思退而攻張浚公論薄之及貶
嶺南歸自對所知曰某三十年閉戶讀書
養得少名思之不知所得於彼幾何而破

再走一卷
壞掃地雖悔何及雖然與其悔之于後何如慎之于先臣請言中進士者凡各部寺一跌復起再跌再起不黃蓋不腰金者幾人惟科道一敗則家食終身者比比何以諫官關係重言不得輕

朝廷重諫官因以重言路兩衙門鵜豸當胸白簡在手有何不遂有何不得而藉賴別人不自豎立我臣入仕以來據所見聞附分宜則有燕懋卿跪在保定西門之外附江陵則有陳三謨載在青史編年之中嗣後錢夢臯狐媚四明而忠義可嘉之

旨安在朱吾弼父事福清而勸駕小人之號何辭凡此皆趨承閣下臣所真知者而權勢不專在閣小人趨權附勢亦不專在閣如附東林則丁元薦周起元于玉立等生平盡喪附淮上則段然汪懷德朱錦等穢臭難堪凡此皆當下抱頭鼠竄諸臣所目擊而竊笑者他如吳亮吳正志等何等世家

何等才學何藉于李三才一毛而獲抄顧
憲成之書只為香火情深明知妄作豈不
追悔縱說為同鄉不悔則此身父母之身
此官

朝廷之官何苦與丁元荐輩作一路人此猶可
曰人各有見不足動錯走者心臣尚有一
拙見為新咨者告大臣到閣部卿寺地位
富貴功名已極且七十八十歲人來日有
限多則藉五六年少則不過二三年計三
年考滿並一切叙功喜慶

欽賜恩廕得則做不得則去矣那裡再管的別
人說到此處趨附何為况人之生也八字
已定功名二字一毫難假用人者為己子
孫用于人者亦當念己父母而今行取諸
人多者四十歲少者三十上下就是一時
不合有力者意但不得罪公論即家食十
數年讀書談道亦為臣子不得時者一練
心養性事何必舍自己本來隨他人口吻

為公論所不齒哉臣傷弓之鳥也三十年

入仕二十年家食長安機局多有經驗總

之惟天理一路可以長久亦惟良心不泯

可以此言喻而發之一旦傳之後世自謂

耳聞目見可載史書除臣不知即知之未

真者不敢妄言外據臣所真見當今正人

如鄭繼之魏允貞溫純曹璜涂宗濬等雖

皆齊志以歿未竟願施臣以為雖死猶生

又據臣所親見趨媚邪人如段然汪懷德

丁元薦周起元魏大中袁化中等即宋時

所謂秦少游一般人出來壞天下更狠者

臣以為雖生猶死凡此皆當臣之世眼見

之人可為

皇上告可為後人勸戒者言止此耳伏願

皇上明諭新咨勿黨同勿伐異勿聽人主使勿

傍人脚跟一心守拙百事聽天倘異日者

諸臣以為夫夫也葛藟一得也而明目張

膽據其直而歸之正也臣不任受德抑或

鄭襄陽人魏
人溫三原人

南樂

曰臣山西人蟬蛸撼大樹也而叅休叅罷
加之罪而褫其職也臣亦不任受怨但得
藉

皇上綸音俾諸臣師法先賢各自砥礪不復為
段然諸人之續臣後此跼伏山林當于深
處密處更進一步無悔也臣疏牘就一緡
紳過臣寓見之曰今時何時不幾于以空
言挑禍乎臣曰唯唯否否禍之云云不過
叅而罷官官寧有不罷時耶且叅臣而當
則對症之劑不妨消導而目前之受賜猶
淺叅臣而不當則他山之石藉以琢磨而
終身之受賜益宏萬一有忠

君憂

國識時務者以為臣言則侈而意則忠也安知
不以臣為他山之石而以臣之言為對症
之劑哉孔子曰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
臣于今日之言亦然而何嫌于直見又何
畏乎巧言孔壬臣無任

右乙丑入

覲時疏今八閱月不必上姑存其稿再看目
前拏問諸人袁公忱只為是涇陽知縣倚
張元寶為泰山自己不足齒累了多少同
鄉

行取之路疏

為行取之路多岐遴選之始貴慎再懇

聖明為新咨者

諭以維世運以正人心事竊念

朝廷以言路付科道而考選不當則言路輕臣
子以言責明分義而始進不正則言責不
得稱重甚矣賢才莫重乎始進也始進以
正猶恐以不正繼之而况以不正進欺

君誤

國何所不有而又何所不至哉臣前疏所言不
過以歷年時局動新谷者聽孰為正孰為
邪豈無雲去天空之日某君子某小人終
有水落石出之時嗟嗟真君子無論而偽
君子多墮於名利之中似小人無論而真
小人跳不出門戶之外臣請以李邦華李
朴為喻李邦華之為君子為小人臣不敢
妄評第問其何以藉遼東而添設天津開
府則邦華者鄒元標之親而素以講學名
者也首參徐兆魁為衆人倡而藉鄒之親
以翻案誰敢聲言摠之皆李三才着數而
題者題添則添不幾年而旋又議裁矣添
者為何裁者為何人徒知邦華以元標明
白得官不知元標以邦華暗中損望試看
近日三才一敗兆魁一起而第一疏請告
者非他人邦華也元標亦未之知耳即知
之而公論昭然何能為邦華諱亦何能為
邦華解至於李朴之為君子為小人臣亦

不敢妄評但朴以戶部管倉通州日周旋于辣手奸雄之側無端薦三才薦顧憲成而搭以呂坤止何叅黃克纘又叅衆科道以為可斬各有本在不必臚列若克纘者巡撫山東清品也維時陳增死與三才爭鄒縣先任知縣王紹徽開俸銀一事三才有驅逐鄰封道臣一疏事關稅府三才性命所係而衆矢攢攻抵死不敢辯一句為陳增惧克纘如眼中之屑不去不休即朴亦未之知也夫朴以持籌冷局只為

福王出國怕墜王官為三才所餌而多事多口竟爾罷官而今豈不追悔後來借遼東暗使袁應泰起李朴張國儒等又是三才着數惜乎兩衙門知者少不知者多即明知而有外轉加倍

新例臣前疏謂非中其魔術則利其賄賂而畏其兇鋒者又十人而八九也寧獨邦華李朴兩人哉抑臣又有說焉李朴與臣一河

相隔無端自墮不足深惜鄒元標臣素所
敬重而師事之者長安號邦華為五鬼之
一三才借邦華以翻貪奸之局由今而觀
魏望如鄒不能庇邦華終不敗露不知今
日之邦華何面以見鄒又何詞以對鄒耶
愚臣區區之意惟恐新咨者效邦華所為
負生平並負高賢更念及

祖宗封疆因邦華等已誤不堪再誤恣之苦口
之言腹心之布而新咨諸臣之諒與不諒
臣不能必亦不能強也伏願

皇上勅下部院於李邦華問天津創設都堂誰
人意旨再問邦華兆魁一起而急急請告
為何於李朴問李三才應保與否黃克纘
應參與否參克纘是誰人主使臣惟于山
陝一帶之間聽朴之拳胸頓足作何狀耳
臣無任

滿朝中趨執甚多獨舉兩公者以鄒庇李終
為鄒累若李朴真為可駭李素有物議者

時為民部管通倉覺一時准倉東林勢壓
天下無端出一疏保李三才顧涇陽并只
公坤又無何察黃公纘以此公在山東與
三才爭抽稅各有疏不相能也予有真知
特為書之異新洛諸公萬萬不可效此等
人所為故存其稿以提將來



李邦華甲申殉節名臣似未可輕議而此
疏云：想此公當日頗涉浮繇而保李叅黃
未免為諸人所愚耳

保李叅黃是李朴竟認作李邦華
殊屬粗心

